



宋本摘因朱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李振宜朱文

執云朱文

注印白文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天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盡強圉協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

居

帥讀曰率

考異曰實錄唐

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

天授元年武后更國號曰周今復舊

郊廟社稷陵寢

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幟昌志翻復以

神都為東都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北都為并州授

元年以并州為老君為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上

北都并卑經翻命改曰老君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

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至京師五千七百正諫大夫

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舊志高州京師南六千

二千五百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

二十里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

守尚辰羊翻太后之遷上陽宮也見上卷是大僕卿

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

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

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

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

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此姚元

為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甲子立妃韋氏

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

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上

掌翻疏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喁魚容翻以觀陛下之政

而先王后族王于况翻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

贈后父太原王高宗贈武后父士護殷鑒不遠須防

太原郡王朝直遙翻

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冲之

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直重

龍翻樂音洛上之遷房陵也遷房陵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垂拱元年安樂公

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

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使疏吏翻

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

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復扶又翻又如字當惟卿所欲不

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

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卦

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

是以貞吉也朝直遙翻上時掌翻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書牧誓之辭辰

作晨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伏見陛

下每臨朝朝直遙翻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幔莫半翻預聞政

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

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

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

宮治陰教記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

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治直之翻勿出外朝干國政朝直遙翻先是

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

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

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元悉薦

又翻數所角翻下又數同記王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上皆不聽初武后誅

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

褊躁無才躁則到翻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

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

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

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

柩音舊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

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為于偽翻見賢遍翻

涕泣舞蹈各以親踈襲爵拜官有差二張之誅也

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

猶在產祿謂武三思等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

復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

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

武強劉幽求武強縣漢河間之武隧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朝直遙翻亦謂

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

圖噬臍無及不從左傳鄧三甥勸鄧侯殺楚子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考異曰御史

臺記曰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

公傳曰表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思

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皆机上之物豈有

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麻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為柬之固爭而彦範不從新唐書彦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彦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月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

儀之女孫也儀死上官儀死見二百一沒入掖庭辯

慧善屬文屬之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

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

之拜為婕妤婕妤音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

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

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考異曰舊傳云誅

承之志

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雙陸者投瓊以行十二棊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為于偽翻復扶又

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

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

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

天子之威耳張知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復

大三四

亮翻

扶

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麻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為柬之固爭而彦範不從新唐書彦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月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

儀之女孫也儀死上官儀死見二百一沒入掖庭辯

慧善屬文屬之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

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

之拜為婕妤婕妤音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

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

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考異曰舊傳云誅

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上

使韋后與三思雙陸雙陸者投瓊以行十二棊而自

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為于偽翻復扶又

東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

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

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

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

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

天子之威耳張知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復

亮翻

又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

諫曰清河漢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國命初復則天皇帝

在西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故曰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

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白龍魚服

見困豫且且子余翻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

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

王重福上之庶子也散悉直龍翻騎寄寄其妃張易之

之甥韋后惡之惡烏路翻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為之

也重潤死見上卷長安元年由是貶濮州負外刺史又改均州刺

史舊志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七百二十五里均州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九百

一十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

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

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相息亮翻甲

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

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罷知政事丁

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

府儀同三司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王北海王

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重直龍翻三月甲申

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

不在免限韋武之意也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

大三四三十九

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按舊書此時酷吏之存者唐奉

一李秦授曹仁哲

已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

以安車徵

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

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既至

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制臬氏蟒氏皆復舊

姓臬蟒氏見二百卷高宗求徵六年臬工堯翻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

葉靜能

葉舊音攝後音木葉之葉吳志孫皓傳有都尉葉雄皆以妖妄為上所

信重

妖於喬翻

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

子祭酒

墨敕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

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

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

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

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

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引論語孔子之言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

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

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

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

高要

魏元忠貶見上卷長安三年

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為吏部尚書

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

璟俱求翻

崔玄暉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揚府長史祝欽

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

宮舊僚褒之也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授乙亥以張柬之為中

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 五月

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周立七朝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崇尊廟見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

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

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

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

五運迭興五運謂五德之運帥讀曰率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

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

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

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

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

其動靜湜常職翻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

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湜

仁師之孫也崔仁師見一百九十年先是殿中侍御史

南皮鄭愔諂事二張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先悉薦

翻愔於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舊

宣州至東都二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

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恠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

大

笑

三思

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惜也大

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張

桓彥範崔彦瞻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

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

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

朝露去羌呂翻而易晞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惜所

以為大王寒心也為于偽翻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

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

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

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

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

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表恕已為南陽

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為博陵王

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

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擲類形容羸悴上入見大

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

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

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

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疎忌五王自用

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

封王及謫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

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為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暉為

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

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易之時唯比二人為相神

龍元年正月表恕已自司刑少卿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夕暉守內史敬暉桓彦範並為納言三月恕已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故以柬之為首暉與彦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時夕暉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夕暉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夕暉為首彦範與暉同為侍中而彦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直朝在中書令上

仍賜彦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夕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益州京師西南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二百一十三里東都二千七十八里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復扶又翻不附武氏者斥之為

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

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

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

三思既得志義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潤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

范之妻兄也彦範之誅二張稱復温預其謀召為司

農少卿復温以二婢遺彦範遺于季翻及彦範罷政事復

温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遷黃門侍郎武三思

嘗以事屬璟屬之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

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朝直獨不見產祿

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
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
元珙為衛尉卿先是元珙知三思浸用事請奪官為
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髮去
胡頭豈不妙哉先悉薦翻 去羌呂翻元珙多鬚類胡故暉戲之
元珙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衷誠也 由衷言
出於誠心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 瞿九遇翻 瞿然驚視貌及
暉等得罪元珙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
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上時掌翻 為于偽翻 所以
感動帝心令其念武后也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

唐制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

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

王皆降封縣王也德靜縣屬夏州樂壽縣屬深州

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

降為公以厭人心

樂音洛厭於協翻

甲辰以唐休璟為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璟俱未翻豆盧欽望為右僕

射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

摠管以備突厥

驍堅堯翻 說讀曰悅厥九勿翻

癸亥命右僕射豆

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

為正宰相

先悉薦翻

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

政朝直遙翻

午後決省事

省事尚書也

至是欽望專為僕射

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

相矣復扶又翻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

再思為檢校中書令 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

義宗故太子弘謚孝敬皇帝帝兄也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

西京留守如故守式又翻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

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

俸唐制特進正二品郡王從一品從品高給一品月俸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上州制史從三品月俸千二百雜用九百 河

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

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諸衛府有倉兵騎曹四曹參軍騎曹參軍掌外內

雜畜簿帳牧養凡府馬承直以遠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勅出宮城者給馬西河縣屬汾州騎奇寄翻上

時掌翻疏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

所去翻之政者朝直遙翻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

襮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

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閉坊市北門以祈晴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

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

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

也疏奏不省技渠綺翻朝直遙翻省悉景翻 壬戌追立妃趙氏為

恭皇后趙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孝敬皇

帝妃裴氏為哀皇后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

大正八年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

正天其

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

急刺史河東張知寒靈昌崔敬嗣 河東舊蒲坂也帶

蒲坂為河東縣唐因之帶蒲州隋分酸棗縣置 獨待

遇以禮供給豐贍 贍而 上德之擢知寒自貝州刺史

為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

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 唐六典隋煬帝置朝請大

置朝散大夫為正四品 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

皆如太原王故事 武士護封 癸巳太子賓客同中

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

為中書令故也 從才 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

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處昌 冬

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 守武 癸亥上幸龍門乙

丑獵於新安而還 還從宣翻 辛未以魏元忠為中

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

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 上時 壬午上與后

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相息 已丑上御洛城南樓 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

觀潑寒胡戲 潑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

樂武后末年始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寒若

以季冬為之 清源縣屬并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為名書洪範

曰謀時寒若注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上時

掌翻疏 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 裸郎果翻

疏奏不納 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

去帝號 去羌 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

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 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妃

以諫死柳奭以王后親屬死其親屬皆流竄 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

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

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

泗見者曰事去矣 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也 十二月丁卯上始

御同明殿見羣臣 見賢遍翻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

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 太

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殿又東曰同明殿

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為乾陵寔為門

鐵錮其縫 縫扶 今啓其門必須鑿鑿神明之道體尚

幽亥動衆加功恐多驚黷况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

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

擇吉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

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

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疇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

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 閏月丙午制太平

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自長寧以下皆皇女也樂音洛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表恕已尚

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

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里洛州京師東北一

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

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考異曰

實錄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暉及暉等出為刺

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麻有此三人蓋玄暉先已

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為司馬時乃刺朗毫郢

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麻賜閬鄉僧萬回

統紀以為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號法雲公萬回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回回

畜之其兄成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

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引農去安西

萬里以其萬里而回因號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

萬回武后賜之錦袍金帶質勒為懷德郡王

慈由翻下知兩翻二月乙未以

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叙宗

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

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唐會要

五年蔣孝璋除尚藥奉御負外特置仍同正負負外官自此始也 葉靜能加金紫光

祿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 十道巡察使使疏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 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 負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 靈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滏陽李傑皆預焉魏縣漢屬

魏州晉愍帝諱鄴改鄴為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 趙復為鄴縣東魏分鄴內黃斥仁肥鄉置臨漳縣屬

魏郡周隋唐屬相州滏陽漢武安縣地後周置滏陽縣屬相州滏音金

三月甲辰中

書令韋安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

西京留守又手瓌頊之父也頊它鼎翻唐休璟致仕初

少府監丞引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引農縣帶隰州

治引農川唐制倉曹司倉參軍事掌租調公廨庖厨倉庫市肆皆坐附會張易之貶

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

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

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俊

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俊及撫州司倉冉祖雍

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川郡隋平陳置撫州曇徒含翻俊丑緣翻上書告同

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永壽春周憬等壽春

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隋復曰壽春縣帶壽州憬俱求翻潛結壯士謀

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

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

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壺苦本翻再思巨源陽

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

之命禍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搃則瓜翻折而吾已

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御史臺記

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椒宮內敕宰相問

對諸宰佯假寐無所聞獨嶠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武三思宋之遜子曇知

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冉祖雍李恠於路白之雍恠以
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
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李承嘉與
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敕宰相
對問諸相畏三思但僂俛佯不聞仲之延慶言諸相
中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乃
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
送繫所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
三思反狀紹之命榻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
謂紹之反賊我臂且折矣已輸你當訴爾於天曹乃
自誣反而遇族朝野僉載曰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
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慷
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
每至切齒之遜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
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錄
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
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恠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
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麻統紀亦與實錄略同而
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
亦預其謀既而背之李恠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

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問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
屠於張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
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
主簿按三思得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
擅殺之豈得晏然無事苟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為此
謀又云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蓋忿疾三思或
與仲之憬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
因教曇等誣告同皎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
因廢皇后謀反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
耳今從僉載

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
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梟堅堯翻

之問之遜曇悛祖雍並除京官京官謂在京職官也亦謂之京司官加

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

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玄暉為均州刺史

桓彥範為亳州刺史表恕已為郢州刺史郢州漢竟陵縣地

左置竟陵郡西魏置温州後周置郢州復扶又翻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為

黨與坐貶 大置負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

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負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

自端州還為相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相息亮翻不復彊諫復

又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酸棗縣漢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唐屬滑州

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

命惟新厥德引書咸有文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

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

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

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

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

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長知兩翻王公貴戚賞

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負外官傷財害民八

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

失也九失指言上官媿好賀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

竊祿位十失也十失指言葉靜凡此十失君侯不正

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夏四月改贈后

父韋玄貞為鄴王后四弟皆贈郡王四弟洵浩已

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 處

李采貞

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處昌呂翻

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璟俱求翻上益

怒不及整巾徒復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

金吾仗之側有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旁側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

徒所從翻履不躡跟也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

趨與趣同尺玉翻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

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

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詩少

沼翻左御史大夫蘇珣珣式亮翻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

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

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異曰考

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未唐紀在二月舊傳

唐麻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生之月也

今約其書附於此月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

於朝朝直遙翻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

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舊志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

二十里至東都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

承嘉何其敏邪折之舌翻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

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

至也武三思惡宋璟惡鳥路翻出之檢校貝州刺史舊志

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五月庚申葬則天

大聖皇后於乾陵

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

暉亳州刺史韋彥範

桓彥範時賜姓韋因而稱之愔於今翻毫旁各翻

襄州

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已均州刺史崔玄暉與

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

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竇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

瀧所

江翻白州漢合浦縣地武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

考異曰唐厯統紀皆於王

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柬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暉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愔

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柬之等而柬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並負外

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初韋玄貞流

欽州而卒

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卒子恤翻

蠻酋審承基兄弟

逼取其女

酋慈由翻

妻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

洵浩洞泚

洵音苟泚且禮翻

上命廣州都督周仁軌使將兵

二萬討之

將即亮翻

承基等亡入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

祭崔氏墓殺掠其部眾殆盡上喜加仁軌鎮國大將

軍

唐武散官無鎮國大將軍蓋中宗創置以寵仁軌也

充五府大使

五府廣桂邕容瓊五

使疏吏翻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

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韋氏遭則天廢廬陵之

後后父韋玄貞與妻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審氏大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貞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

和即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審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以父事之用

為并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以
黨與誅今從實錄參取諸書

秋七月戊申立衛

王重俊為太子

重直龍翻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

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

為太子不終張本珽待昇

翻 珽璿之弟也

姚璿相武后璿殊玉翻

丙寅以李嶠為中書

令 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

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守式又翻

武三思陰

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

行下孟翻

請加廢黜上大

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

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

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樂

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故得使之譖五王樂音洛

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

命法司結竟

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或曰竟盡也盡其命也愔於今翻

大理丞

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

翻 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

更加推鞠

處昌呂翻

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

流暉於瓊州

考異曰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紀作嘉州舊傳作崖州今從統紀新

傳 彥範於瀼州東之於瀧州

武德四年平蕭銑分隋永熙郡之瀧水縣置瀧

州瀧所江翻瀼州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

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州在鬱林

西南交趾之東北

恕己於環州

貞觀十二年李弘節

有瀼水以為州名

屬嶺南道

古州亦李弘

子弟年十六

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夕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說輸芮吏翻惡烏路翻比毗至翻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區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潯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即此處也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北邕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鬱平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槎鈕肉加翻

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

用逼之使飲野葛汁本草鉤吻一名野葛陶弘景曰言其入口鉤人喉吻覈事而言

乃是兩物未詳云何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為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解之陳藏器曰人食其葉飲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尸於樹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勝音升培薄侯

翻爪甲殆盡仍捶殺之捶止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

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儋都三思既殺五王

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大府卿紀

馮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臚陵如翻御史中丞

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

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

負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

耗相息翻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

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

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

一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從一德方之子也竇德方見二

麟德元年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更工衡翻多諂附

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碾魚蹇翻磴五對翻

而自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唐制戶曹司戶參

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逋負良賤從一大懼亟命元紘

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

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李道廣見二百五卷初祕

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

劾奏之上不聽監古衙翻劾戶普思聚黨於雍岐二

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

大... 通... 七... 仲...

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

西京瓌廷爭之守式又翻瓌古回翻上抑瓌而佑普

思待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

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

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

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

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

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儋都餘黨皆伏誅 十二

月已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

年州廢更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九年州廢以縣

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鎮

隋立環州以大山環曲為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

於餘沙故靈武軍大揔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

六千餘人加初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武德二年

會寧鎮置西會州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

義官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

議軍事騎奇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

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勝音會罷

而卒卒子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娑素副使御史

中丞解琬知之使疏吏翻解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

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

大正四十四

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戌

戌以娑葛襲嗚鹿州都督懷德王高宗顯慶元年以突騎施索葛莫賀

部置嗚鹿州都督府嗚烏沒翻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

傾朝野朝直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

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考異曰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而立己為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

人之本今既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為皇太女駙馬復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

之道公主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尚自為天子

况兒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

景龍元年是年九月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

邊命内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

備上疏備方以為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左

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

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帥所類翻杜預射不穿札建

平吳之勲見八十一卷晉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

之勇左傳曰中權後勁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

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鳴沙之敗亦指

堅堯翻將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

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乘繩來則禦之

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易以當理內以

人二百八十八

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

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

帝既復辟改武氏崇尊廟為崇恩廟太后崩廢崇恩廟昊陵順陵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 考異曰舊本

紀正月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於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褒德榮先陵置令丞按長麻正月

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 因名豐王廟曰褒德陵曰榮

先去年追封后父 又翻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

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為齋郎今崇

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

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况以君準臣乎上乃

止庚寅敕改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唐會要神龍元年勅天下諸州

各置大唐中興寺觀觀古玩翻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示襲武氏後不改其政也

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改制字見二百四卷

武后天授元年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今削之

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

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

奏手制褒美史言中宗無是非之心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

臣悉薰熟入貢吐從噉入聲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

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雍於用翻妻七細翻 五月

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摠管以

大二百八十九 通鑑三百八 七六 升高

備突厥 上以歲旱穀貴召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

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

微官 姓譜迦葉天竺姓迦居伽翻晉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三思特使志

忠傳會以 至帝座 太微宮中有 主大臣宴見納忠於

天子上以為然 史言帝愚暗為下 敕稱處訥忠誠徹

於亥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

之 姚雋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

叛蠻破之 晉昌漢敦煌郡冥安縣地河西張氏置晉昌郡隋置瓜州改冥安為常樂縣武德四

年復改常樂為晉昌縣雋音髓使疏吏翻監古街翻 斬獲三千餘人 皇后以

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 重俊後宮所生史失其姓氏惡烏路翻 特進

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

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

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 婕妤音接 崇訓又教公主言

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

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冲

李承况獨孤禕沙吒忠義等 禕吁韋翻 矯制發羽林

千騎兵三百餘人 騎奇寄翻 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

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

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

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 索山容翻下同 考異曰舊紀作庚子今從實

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亦婕妤

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婕妤兒上官次索皇后次

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

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

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

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

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

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

楊思勗在上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內侍省

州漢合浦縣地劉昫曰宋將檀道濟於綾羅江口築石城後因置羅州唐置石城縣歐陽脩曰以石城水

為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摠管

將即亮思勗挺刃斬之提拔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

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

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

况禕之忠義餘眾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

明門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之左將殺宗楚客紀處

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

纔數人走音奏鄠音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

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梟音

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

堅堯翻朝直遙翻

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

更工衡翻蠅芳

唯永和縣丞

審嘉勛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

永和漢狐譚縣地後周置

臨河縣及臨河郡隋廢郡改縣曰永和唐屬隰州譚之涉翻興平新書作平興平興漢高要縣地宋置平

興縣帶宋熙郡隋廢郡以平興縣屬端州岐州有興平畿內也求和外縣嘉勛若自外縣丞得畿縣丞則

非貶矣此必貶嶺外之興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

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

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

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守手又翻更工衡翻以楊思

勛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唐內常侍正五品下

典內侍省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侍之職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詔令摠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

府五局之官屬

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

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

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

泰事出特恩永泰主死見上卷元年帝復辟以主禮改葬特恩號墓為陵亦非禮也駁北角

翻魯王主壻不可為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

異同宄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

及其夫施以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

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舊志陳州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東都七百一

十七襄邑尉襄陽席豫襄邑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魏屬陽夏郡後齊廢隋開皇十

六年復置屬宋州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

襄陽縣帶襄州

小五十八
譏切王氏

梅福事見三十一年卷
漢成帝永始三年

獨何人哉乃上書請

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

去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

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

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帥讀曰率

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

有引相王者珣密為之申理珣許亮翻治直之翻重直龍翻相息亮翻為于

偽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

夜謀譖相王樂音洛尚辰羊翻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

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

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

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曆

元年嗣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柰何以祖雍一言而

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

之謀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留郡竹書紀年梁惠王為大溝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

而儀之故上疏以為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脩不絕如

綫上時掌翻疏所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

之闕庭龍事見上神况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

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

任以權則雖踈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扶夫音自古

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

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

子以愆違遠竄受誅謂重俊遠竄謂重福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

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尺布斗粟見十四青蠅之詩

良可畏也青蠅之詩周人刺幽王信讒也考異曰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兢疏云陛下

登極于今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所對在今年而實錄因載兢疏耳相王寬厚恭

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好呼到翻難乃旦翻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

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

唐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脅以自隨太子死葬

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

惜太子隕没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

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

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

解官爵以散秩還第散悉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

特進齊公致仕考異曰實錄元忠致仕在九月今從舊本紀仍朝朔望直朝

遙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黃門侍郎兵

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為太

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于惟謙罷為國子祭酒 庚子赦天下改元景龍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

奏魏元忠劾戶槩翻以為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

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

卷太宗貞觀十七年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

懿親皆從國法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

四年復扶又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

柞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

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

忤聖意者忤五故翻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

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宕渠縣地後魏置流江

為北宕渠郡隋復置渠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宗楚

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

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

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數所角翻輕重之權

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

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

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

忠務川尉務川漢西陽縣地隋開皇末招慰獫狁置

同彈徒丹翻重直頃之楚客又令表守一奏言丁翻

龍翻焉於虔翻

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涪音浮卒子恤翻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聖善寺蓋為武后資福取母氏聖善之義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為武后追福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濮長泰泰死乃立為寺長樂坡作大像長樂坡在長安城東亦謂之漣坡樂音洛府庫為之虛耗為于偽翻上及韋

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

弓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

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

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

於安樂公主監古街翻樂音洛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

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

刺史及御史大夫雍於用翻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意以為宦官而然須與鬚同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

訥並為侍中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蘇瓌罷為行吏部尚書按二年瓌請察正負官殿負

者擇負外官代之三年面折祝欽明請皇后亞獻於時更為侍中表云今年罷誤也壬戌改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左右羽林千騎為萬騎騎奇寄翻冬十月丁丑命左屯

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摠管以擊突厥左屯衛之下逸

字大比至虜已退利必翻追擊大破之習藝館內教蘇

安恒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官人有文學者一人為學士教習宮人武后改為習藝館又改為翰

林內教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書曰掌教習宮人書筭眾藝恒戶登翻矜高好奇好呼到翻

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

敗或告之戊寅伏誅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帝以江淮之人採捕魚鼈為傷生分

道遣使使以錢物贖之使疏吏翻中書舍人房子李义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

趙郡隋唐屬趙州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鄉人猶言鄉民避太宗諱改民曰人上時

掌翻疏所去翻采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

有霑於末耜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

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易以鼓翻費之若少則

所濟何成少詩沼翻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

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古有金刀錢布故曰

錢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施式鼓翻未若迴救贖

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焦氏大方朱文

據三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七葉補十五字古二字改七字

貞躬相讓於徵式構慎頗朗班竟樹署景恒為字不成

三月二十日

據宗十一行廿一字校日前校者以〇識之戊辰五月廿四日式之

據明弘天盾本校戊辰七月廿六日校霜報學人天津北郊房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顧德德朱研珠印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五

起著雍涪灘盡上章閣
茂七月凡二一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

桃李子

桃李子見一百八十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迦居伽翻

文武皇帝未受

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

破陣樂見一百九十年太宗貞觀元年

天皇大

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

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言太常丞李嗣真

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

高宗常

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

求徽後民

歌之

曲蓋隋時已有此曲矣斌音武

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

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初封英王遂傳會以為受命之符

下歌桑條韋

求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志忠遂傳會以為后妃之德專蠶桑供

宗廟事上桑

蓋天意以為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

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

上時掌翻下同請編之樂府皇

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鄉鄭愔又引而申之

愔於上

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

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

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儀鳳二年徙封英王

則天

時唐同泰獻洛水圖

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

孔子曰其或繼

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

下

王于况翻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忠上

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食讀曰飢

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負倍

之于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

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

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
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摠

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 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

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

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

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中城南直

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

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

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

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

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

受降城東南度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

百里東北至磧口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

三百里降戶江翻有拂雲祠 祠在拂雲堆因以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為名厥九勿翻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

騎奇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寄翻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

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

為虜有 璟俱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

滿鎮兵以助其功 戍邊歲滿當歸者咸陽兵二百餘

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

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

要 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拓

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朝那山注見二百三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

軍前鋒遊奕使成諾真水為邏衛遊奕使領遊兵以

城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

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真

水杜佑曰遊奕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

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

行人取善騎射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

寇掠復扶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

備守之具壅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

卦墻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或問之仁

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

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恐女其

後常元楷為朔方軍摠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

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

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

等為之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引

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

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

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

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

象十時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

屬和從才用翻屬之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北齊河

有昭容八十一御女之一也唐昭容位亞昭儀於優

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

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
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
得進矣讜音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
道大摠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
呂元泰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以為邊境未寧鎮戍不息
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即廣歲滋勞人費
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
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
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
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

施喪息浪翻好呼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省悉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

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唐宮官有六尚職掌

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摠司記司言司簿司閹四司之官賀婁氏後為臨淄王所誅樂

音洛婕妤 音接予 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執用

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臨岱

燕之北郊民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

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

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時有負外置之

官有負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其官事知謂知其官事也西京東都

大正五年 西京東都

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選湏上官

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

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朝直遙翻宰相

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長寧公主上

慎交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

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

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

九里直抵南山考異曰新傳云四十累石象華

山華戶引水象天津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

氣也精光運轉於天揚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

天河一曰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

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

一色上好擊毬好呼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

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恭仁揚師上

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

略曰臣聞古之建官負不必備士有完行行下家有

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

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錫賜也遂

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

地賈音古伎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

大... 通... 祖...

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
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
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
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書五子之
歌曰民惟
邦本本
固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
以造寺必為理體理體猶言治體也避
高宗諱以治為理養人不足經
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
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
緩親未來而踈見在見賢
遍翻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
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

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用漢劉
陶語意况資於天生地

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

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

不省操干高翻
省悉景翻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

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

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朝直
遙翻冬

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

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

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武氏之盛載
德封潁川郡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

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

騎奇寄翻首慈由翻長知兩翻娑素何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初娑葛既

代烏質勒統眾見上卷神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

將即亮翻啜陟劣翻考異曰郭元振傳作阿史那闕啜忠節突啜傳止謂之闕啜忠節文館記謂之阿

史那忠節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啜其一曰胡祿居闕啜或者忠節官為闕啜歟今從突

厥傳今按西突厥亦姓阿史那氏闕部落之名啜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諸家有書阿史那闕啜忠節者

詳書之也或書官以綴其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

能支金山道行軍摠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

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

曰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數所角翻朝直國家

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

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

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

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相息亮翻處

骨翻吐從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獻阿史那

元慶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杜環經行記拔

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疎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

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歷城縣

濟南郡後魏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

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將即亮翻元振聞其謀上疏

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

獲故耳求十姓四鎮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下能為同比者息

兵請和謂入貢而金城公主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

也直以國多內難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大亂嫡庶

翻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昵尼質翻

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

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鄉導畜許救翻鄉讀曰嚮恐四鎮危

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

弊勢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

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

握豈得復事唐也復扶又翻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

求十姓四鎮之地即謂萬歲通天元年事今若破娑葛有功請

分于闐踈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

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

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

請無厭厭於鹽翻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

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

元慶叔父僕羅兄佞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

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為可汗欲以招撫

十姓武后垂拱元年冊元慶為可汗見二百三卷冊斛瑟羅按舊書亦在是卷二年佞子見二百五

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冊懷道為可汗見二
百七卷僕羅佞子蓋皆吐蕃所立佞吐猥翻皆不能致
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
眾雖復可汗舊種復扶又翻眾心終不親附况獻又
踈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誘音
西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
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
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勝音南引
吐蕃奉佞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疆寇為援
虔瓘等恣為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佞子為患
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

則突厥伺隙邀遮

伺相吏翻

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

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

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為非計

揣初委翻

楚客等不從建

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

鎮

處昌呂翻

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

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

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

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踈勒入寇

奇騎

寄元振在踈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

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

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史臺記云嘉賓為中丞

神龍中起復持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

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石請紹封可汗楚客憾之既

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

竊知之乃諷番落害嘉賓于驛中獲函中敕云元振

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

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敕具以聞今從舊傳

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

客武攸緒於嵩山郎將即亮翻攸緒將至上敕禮官

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

見不名不拜見賢遍翻仗入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東

殿前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道引就位攸緒趨立辭見班

中再拜如常儀凡百官自中朝出為外官赴朝辭自

外官入朝觀者引入見其辭見者不

與百官序班自為班立謂之辭見班杜佑曰唐制供

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

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橫班辭見者各

從兼官班在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召見及赴朝

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

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帝蓋自房陵

適崇延秀數得侍宴數所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

悅之及崇訓死見上卷遂以延秀尚焉已卯成禮假

皇后仗唐六典宮官六尚尚服局有司仗典仗掌仗

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

則下皇后一等此時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衛假之也

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亮翻庚辰赦

大正五十六

子與

天下

考異曰實錄新舊紀皆云巳卯大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

以延秀為

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

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稽音啓

癸未牛師獎與

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

西

安西都護府

斷四鎮路

斷音短

遣使上表求宗楚客

頭

使疏吏翻

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

元振入朝

朝直

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

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

遺于季翻

稱我與唐初無惡但

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

都護相繼而來

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

奴豈

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

史獻即阿史那獻約言之

徒擾軍州

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

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

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

復以元振代以悌

處昌呂翻間古竟翻復扶又翻

復以元振代以悌考異曰元載玄宗實錄舊傳皆云

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

新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西突厥先有十姓今併咽麴葛邏祿莫賀

達干都摩支

為十四姓

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機

叢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

衷比毗至翻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

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處昌呂翻其有故生疑滯

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書門

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閣

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柏葉

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

酣適也隋煬帝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

盡沈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

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

百餘乘甲煎過二百餘石歐陽脩詩隋宮守夜沈香

火謂此也帝之為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

此亡隋之續耳 卿久無伉儷浪翻儷力計翻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

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為于偽翻俄而內侍引燭

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內侍之官唐從四品

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北齊曰中侍中後周

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于此矣

者仍兼內侍之官上時掌翻 扇後有人衣禮衣花

釵唐制命婦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外

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二品

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禮衣者

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數首唐人成昏之夕

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却扇詩云莫將畫扇出帷來遮

掩春山滯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

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去羌翻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

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著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著時人謂之國著阿烏葛翻著正奢翻見賢遍翻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按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居民失業者數十家長寧安樂諸

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表從之

收繫獄治之樂音洛治直之翻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

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二月己丑上幸亥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以麻絙巨竹分

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考又命宮女為市

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

后臨觀為樂褻息列翻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

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謂

關啜忠節賂以致娑葛畔換也考異曰景龍文館

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

書郢國公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

臣以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計垂

天鑒上頷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仗下來至

仗下後琬方讀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

狀有進止即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

為仇讎娑葛頻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

表請如其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

關若許娑葛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

率鎮兵數百人大破之奪其所侵忠節及于闐部眾
數萬口奏到上大悅拜以悌左屯衛將軍仍以元振
四鎮經略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勁卒令以
悌同郭虔瓘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
娑葛右臺御史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相娑葛聞
前事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
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
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為兩時太平
尤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錄之外故事大臣被彈被皮
傳取娑葛金非也今從實錄記故事大臣被彈被皮
俯僂趨出為僂僂力主翻立於朝堂待罪遥翻至是
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
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
子 壬寅以韋巨源為左僕射楊再思為右僕射並
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

伎藝以為樂

數所角翻伎渠 綺翻樂音洛

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

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

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

之趙公渾脫

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麋

如意初里歌曰

因演以為舞

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

所今

謂天竺

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

東郭山暉獨曰臣無所解

上時掌翻暉於粉請歌古

詩上許之山暉乃歌鹿鳴蟋蟀

鹿鳴宴羣臣嘉賓蟋蟀取好樂無荒之義

然山暉欲以所業自見以附於儒學而已非能納君於善

明日上賜山暉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

襲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

時內宴酒酣侍臣

使為迴波辭

眾皆為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

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左傳

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 誼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

曰此真諫官也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

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三品考異曰新表云嗣立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 中書侍郎崔湜趙彥

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為

相湜常職翻相息亮翻 彥昭張掖人也張掖故匈奴渾邪王地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

鯨得縣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鯨得郡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鯨得為永平後魏置張掖軍隋開皇

十七年改永平為酒泉大業初改為張掖縣其地自西魏以來為甘州治所取州其峻山為名鯨音祿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

史及貢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毗

至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

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

降伏身心降戶江翻 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

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

數甚眾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

百二十餘萬匹唐初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 臣頃在太府每歲庸

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少詩沼翻下同 比之封家

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勲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

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

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
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
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裹頭轢郎狄翻裹頭謂行
謂谷頭裹素齋裹以自資者今
古卧翻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
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勝音升藏
徂浪翻於事為
愈謂猶勝於封
家自徵也又貞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
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
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
人衰老無手筆者方補縣令選須綸翻
下選法同以此理人何
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

兩臺謂左
右御史臺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

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書

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案下
書吏

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
日書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則知傳寫通鑑者
誤以侍郎為尚書也溫皇后之兄也 太常博士唐

紹以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

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梁宣王武三思
曾忠王武崇訓韋

氏褒德廟衛兵多於太廟立褒德廟見
上卷元年上疏請量裁

減不聽量音
良紹臨之孫也唐臨歷事高
祖太宗高宗中書侍郎

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數外留人授擬

不足逆用三年闕選法之壞至於我宋極矣吏部注

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闕伺選法大

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高

總章二年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凡選人之集于吏部

者得者留不得者放宋白曰長名榜定留放留者入

選放者不其人訴曰公所親受其賂柰何不與官湜

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

使公遭憂湜大慙侍御史靳恒與監察御史李尚隱

對仗彈之靳居嫩翻恒戶登翻上下湜等獄命監察

御史裴灌按之灌七安樂公主諷灌寬其獄灌復對

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州司馬

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上官昭容密與

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復扶又翻明日以湜為

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一千一百八十三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愔為江州

司馬 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

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騎奇寄翻娑素何翻

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唐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八月己酉以李嶠同

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至

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訛訛彼成昏日上主蕭氏后

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上將祀南

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瑶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郊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瑶爵謂尸卒食王既醑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瑶為飾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沙注云禕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揄狄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先王則服禕衣揄狄之遺俗據周禮則內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為大祀遂以周禮大祭祀傳會其說以諂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裸也獻也瑶爵亦皆鄭義自為之說也裸古玩翻駁北角翻

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

鹽官漢海鹽地舊有鹽官吳因立為縣名唐屬杭州

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

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為

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

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

終獻欽緒膠水人也

膠水漢膠東國地晉武帝置長廣郡後魏為光州治所隋仁壽

元年改長廣為膠水縣屬萊州

已巳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

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

者勞

從才用翻

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

不敢言之

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

九月戊辰以蘇瓌

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環古回翻

太平安樂公主

各樹朋黨更相讐毀

更工衡翻

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

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

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

比毗至翻間古覓翻

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

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

而不能其言

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

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惡咸赦除之

十惡

恩赦之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壻者皆改官

甲戌開

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

平章軍國重事蓋自

豆盧欽望始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

人逆金城公主

咄當沒翻大臣尚贊吐等來逆

考異曰實錄乙亥吐蕃

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尚欽藏以下

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

光吐也今從文館記

使疏吏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

唐制食實

封者得真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

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

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

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剥過苦應充封

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

唐六典滑州貢方紋綾

人多趨

射趨七喻翻射而亦翻

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

景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始改元景雲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

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

不歸者 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

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

送之驍堅已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

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庚戌上御

梨園毬場

程大昌曰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

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

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

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即

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命文武三

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

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

踏地絙古登翻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

笑 夏四月丙戌上游芳林園 按唐禁苑廣矣漢長

內而漕渠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入于禁苑而東流又

矩折北流而入于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

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自命公卿馬

上摘櫻桃 櫻桃按爾雅名楔荆桃樹多陰先百果熟

十顆核如豆大以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

鶯所舍亦名含桃 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池在隆慶坊

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所

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

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

悉移居遂頰洞為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

大一百五十八

朱志高

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
 潦為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
 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謂後因謂之
 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漑
 水北流至長樂坡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
 流經興慶宮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為龍池者實引
 漑之力也至六典所紀則全沒導漑之實乃言初時
 井溢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諸變化也

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
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

彭城王隆業五王皆相王子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

盛比毗乙未上幸隆慶池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
為其月十二日按長曆是

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厭
於

葉翻時人以爲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

為逆亂岌魚及翻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

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

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
管籥軍防烽候傳驛畋獵燕因肩翻復扶又翻上時

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

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

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詰去吉翻撓奴教翻
騎奇寄翻撲弼角翻投於

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折而設翻
呼火故翻上雖

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快於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

懼為韋后弒
逆張本已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

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祝欽明所謂八風
舞非春秋魯大夫

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
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為風此則

欽明所謂 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者名吏部侍郎盧藏

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諸學士者修文館學士及

直學士也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

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散悉

騎奇寄翻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

與合謀於餅餒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

年五十五神龍殿以年號各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曰甘露門其內甘露殿

左曰神龍門其內則神龍殿樂音韋后祕不發喪自

揔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

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韋灌尚定安公主

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

高嵩璿似宣翻將即亮翻分領之考異曰景龍文

令韋捷韋濯押當又令韋錡押羽林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兵五萬人韋濯作

韋濯今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從才用中書

舍人韋元徼巡六街長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將軍掌晝夜巡

警之法以執禦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

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等將即亮翻重

直龍翻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

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守式吏部尚書張嘉福中

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

從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温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引記曲禮之言相息亮翻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朝直遙翻帥讀曰率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温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西内正殿曰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為函王雍於用翻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温揔知内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

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

處訥持節巡撫關内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

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復温國子祭酒

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欲遵武后易姓事也南

北衛軍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臺閣要司臺閣尚書諸司也皆以

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

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讖楚諧翻傳安樂府曹苻鳳說武

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識云黑衣服神孫被天裳

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

太常少卿李悅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

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温安樂公主謀去之

去羌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

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下州從五品上

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鞵

驍堅堯翻著則略翻鞵則前翻

馬被具也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

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

使疏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

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

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

暕古苑苑摠監

鍾紹京

鍾紹京西京苑摠監也唐京師苑各摠監一人從五品下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凡禽魚果木皆摠而司之

尚衣奉御王崇暕前朝邑尉劉幽求

劉胸古利

仁府折衝麻嗣宗

唐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逸州先

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

先悉薦翻

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

李仙島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

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

累王也累力瑞翻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

計遂不啓史言隆基有大略所以庚子晡時隆基微

服與幽求等入苑中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

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

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三里皆隸入苑中

會鍾紹京廨舍廨古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

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

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紹京趨出拜謁

也隆基執手與坐示不敢當且以結其心也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

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凡用兵下

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照應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

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

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

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立相王

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

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

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禁苑南門直宮城之玄武門紹京帥丁匠

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帥讀曰率下同使福順將左萬

騎攻夕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白獸門即白

北征詩所謂寂寞白獸闈者是也與夕約會於凌煙

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將即亮翻下同

閣前即大譟譟蘇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

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摠監及羽林兵而

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此南牙諸衛兵也聞譟聲

皆被甲應之被皮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

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

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

時韋氏以婦人為內將軍蓋即賀婁尚宮為之也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

子王昱為左拾遺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從才用翻昱說昭容母鄭氏

曰說輸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與也今婕妤附於三思

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

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事見上卷景龍元年索山客翻下同

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

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温王以相王輔政宗

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

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為于偽翻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

少帝在太極殿少詩照翻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

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

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

隆基出見相王比必利翻見賢遍翻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

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

大... 通鑑三百九

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

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

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衣於既翻

衰倉回翻通化門京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

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考異曰太上實錄云斬楚

上錄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相王奉少帝御安

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去羌呂翻福門慰諭百姓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

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

池無休已擻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為于偽翻擻益涉翻公主

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

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

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崇古國名與御史大夫竇從一

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鳳高祖之子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

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射寅謝翻難乃旦翻出至都街為亂

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

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唐京城南

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時諸

韋門宗彊盛侵杜曲而居之梟堅堯翻將知亮翻又

音如襁褓兒無免者襁居兩翻音保諸杜濫死非一是日

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

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廐平王固以平州為國名實以平內難

褒以此名六典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右龍媒閑四曰左右駙駟閑五曰左右駃騠閑六曰左右天苑閑

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翔麟鳳苑鶴鴛吉良六羣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

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內等兩廐押左右廂

萬騎左萬騎右萬騎也薛崇暉賜爵立節王以鍾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

嗣宗行在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武氏宗屬至是時誅竄宜盡矣而史曰殆盡者攸緒禍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

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舊志華州京師東百八十里懷州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

華戶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

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難乃人情不安山

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

道使齋璽書疊摺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使疏吏翻璽斯氏翻重直

龍貶竇從一為濠州司馬舊志濠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里罷諸

公主府官中宗時太平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癸卯太平公主傳

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

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

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為左羽林

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

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

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道王元慶

高祖之子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

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千牛衛將

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射趨巨

善走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

從才用翻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

本高麗也為王毛仲貴寵致汴王邕貶沁州刺史舊志

沁州京師東北一千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

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舊志許州

千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

百里

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

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

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嗣聖元年

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革命以王為皇嗣屬之欲翻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

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

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代事即出避雖有天下

猶讓於人謂既讓武后况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

求曰眾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

器隆基入見相王見賢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

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

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

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

愛尤厚矣難乃旦翻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

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

兒座遂提下之下遐嫁翻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京城

西內正門復以少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鍾

紹京少為司農錄事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品蓋流外也少詩照翻既典朝

政朝直遙翻下同縱情賞罰眾皆惡之惡烏路翻太常少卿薛稷

勸其上表禮讓上時掌翻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

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

聖朝具瞻之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上以為然丙午改除戶

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舊志蜀州去京師三千三百三十二里上

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

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

功苟違其宜長知兩翻先悉薦翻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

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

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

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難乃旦翻論功莫大語德最賢

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考異曰劉子

夕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

從太上皇錄

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

復扶又翻

則天大聖皇

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賢廢見二百二

卷高宗永隆元年雍於用翻下同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楊

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温王重茂於內宅

恐羣不逞挾之

以為變也

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稷

以工書事上於藩邸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

仙源公主帝女

也後封荆山公主故為相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

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

忠為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郎華州刺

史崔湜為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

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己酉

立衡陽王成義為申王巴陵王隆範為岐王彭城王

隆業為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蒲萬戶太平公主沈敏

多權略

沈持林翻

武后以為類已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

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

之公主有力焉

誅張易之見二百七卷中宗神龍元年

中宗之世韋后

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

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

時不朝謁

朝直遙翻

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

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
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
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
趨附其門者如市勝音升趨七喻翻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
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
送者相屬於路屬之欲翻居處奉養擬於宮掖處昌呂翻追
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
將宣州刺史韋月將死見上卷中宗神龍二年 癸丑以兵部侍郎
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
位號太子重俊死見上卷中宗景龍元年 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

之袁恕已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五王事見上卷

神龍二年千里多祚與重俊同死見景龍元年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

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罷為右散騎常

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

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

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復扶又翻又如字

壬戌崔湜罷

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蕭至忠為晉州刺史

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

韋嗣立為許州刺史趙彥昭為宋

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

日用傾側鄉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

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立大功謂誅韋氏稷外

託國姻謂稷子伯陽尚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

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

騎常侍已已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雲凡韋氏餘黨未施

行者咸赦之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中宗

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

人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

州司馬朝直遙翻愔於今翻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

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

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

天子長知兩翻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

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城襲殺

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

南北天下指麾可定守式又翻陝式冉翻重福從之靈均乃密

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

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千里至東都二千九百里

遲留洛陽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中元

克復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宗克復元年今從新書尊上為皇季叔

以溫王為皇太弟愔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

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

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

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供居用翻洛陽

縣官微聞其謀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本葉補八字去二字及八字

書慎字殷徵精署相館誦新相貞為字不成三月二十八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據十一行廿一字校同前校者以微之改元五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譚式山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六起上章闡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此承上卷洛陽重

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

日知獨帥眾討之重直龍翻守式又翻留臺侍御史

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從

用翻即洛城左右屯營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

今無故入都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

城東都皇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

趣七喻翻射而亦翻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還從宣翻掖音亦欲取

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

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然與燃同窘渠墮翻上東洛城上東門也東面

北來第一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

渠溺死考異曰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日知日用

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

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愔於今翻擒獲被鞫股

慄不能對被皮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

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

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

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史言張靈均雖幸禍好亂之人

羣儉之間冒利不顧而畏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嶺南

死乃爾烏足以權大事乎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嶺南

州貞觀中已改為富州此靜州屬劔南儀鳳元年以

悉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靜州

嚴善思免死而流此風依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

暴橫騎奇寄翻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

奴為萬騎

戶奴為萬騎蓋必

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衡翻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

封官悉宜停廢

璟居影翻上時掌翻朝直遙翻

上從之癸巳罷斜封

官凡數千人

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三年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

舊志蒲州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

贈蘇安恒諫議大夫

蘇安恒死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恒戶登翻

九

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為朔方道大摠管

少始照翻

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

唐世凡有國恤

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陵祔廟等事使疏吏翻

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

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

義宗祔廟見二百八卷中宗神

龍元年

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為大聖天后

丁酉以

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

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使疏吏翻統紀景雲二年四月

考異曰

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

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

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

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

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

也今從太上皇實錄是後天寶緣邊御戎之地置

入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

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

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

縣齋印迎于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

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閭則在鎮知節度

者為副大使其異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

唐開成二年七月勅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

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公未改

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旌其未

落副大使者祇言節度使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

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

以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少詩照翻易

角翻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

為纖介必聞於上覘丑廉翻又丑太子左右亦往往

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為誅太平公主謚故

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

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上時掌翻故太

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

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

方逃竄鄴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

宗雨泣雨泣者淚謂供奉官曰中書門下兩省幾不

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幾居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下退過位必趨漢

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為太子初居桂

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

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乃著令太子得絕馳

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

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

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

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

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

矣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圍

逼君父也兵敗而死事見二十二卷及其孫為天子

始得改葬猶謚曰矣見二十四卷宣况重俊可謚之

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

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為善病其為惡者也癉丁但翻

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

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

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偽為于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己酉葬孝

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十五里廟號中宗朝議以

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

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妃死見二百二卷乃以禕

衣招魂唐制皇后之服三禕衣鞠衣禮衣禕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

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標襪蔽膝隨裳色以緗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禕約紐佩綬覆以夷衾覆敷又翻祔葬定陵

如天子青鞵烏加金烏覆敷又翻祔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為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蘇瓌罷為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

由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由讀曰胃復扶又翻至徙

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調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裴炎

死由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 由先先

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調休正翻

通古五二百廿

五

王伯玉

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

人盡死由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

有未死者悉放還由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災後獨由

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壬戌追復王同

皎官爵王同皎死見二百八庚午許文貞公蘇瓌

薨制起復其子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頊他上使李

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坐徂奏曰臣見其哀

毀不忍發言恐其墮絕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

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太后

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道諫議大夫審原

弟上言以為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

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新城公主下嫁武延暉

中宗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

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

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觀古玩翻不宜過為崇

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

斥朝直遙翻上覽而善之 宦者問興貴以事屬長

安令李朝隱屬之欲翻朝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

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勞力到

又翻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

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字隋文帝之

姪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

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

支度者支度自為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

是有營田使使疏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翻度徒洛翻

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降戶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為不可斷不從知古發

劍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

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

姚舊路絕連年不通酋慈由翻 雋音髓安西都護張女表侵

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

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

九曲者去積石軍二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蓋即漢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濟大漠門等城以守之史為楊矩後悔懼自殺張本鄯持戰翻又音善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厥

勿翻可從刊入聲 汗音寒使疏吏翻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

郎張說並同平章事說讀 曰悅以温王重茂為襄王充

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

四百二十五 里將即亮翻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

大正二十一年 角五二一十 善書

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

東都城南

二妃死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會要

儀坤廟在親仁里

竇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

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皎邀

韋安石至其第

皎子峻翻

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

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

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

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

瞿俱遇翻瞿然

驚視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

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

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

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

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韓愈伏光範門下上宰相書即此諷以易置東宮衆

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

稷之主人公柰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

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

幽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

子長知兩翻

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

王及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

右率以事太子

韋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為左右十率此指左右衛率

太

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

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

處昌呂翻

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

改它官見賢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

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為于季翻張說曰此必讒

人欲離間東宮間古願陛下使太子監國監古則流

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

說與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左

禮為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

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

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處

呂翻分殿中侍御史崔蒞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

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斜封官見上卷

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

怨為于今眾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

公主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教授官

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量音良考異曰朝野僉載

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彭太平公

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

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
之璟離間姑兄姑謂太平公主兄謂請從極法甲申
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舊志申州至京

師一千七百九

十六里楚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

丙戌宋王幽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為戶部尚書以太

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

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素音問復扶前右

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汲

引豈出孝和之意中宗謚孝和皇帝率所律陛下

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叙善惡不定反

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

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誑居臣恐積小成

大為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也柳亨事隋為王屋長歸高祖以女孫

竇氏妻之歷事太宗位至檢校岐州刺史

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

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騎音寄翻將即三月以

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厥九勿翻啜叱劣翻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為太子賓

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

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澹徒覽翻乘繩證翻曩為皇嗣又

為皇太弟皆辭不處為皇嗣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辭太弟見二百八卷神龍元年嗣祥

吏翻處昌呂翻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

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

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

小、七、四、十八
遼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處昌呂

問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翻分扶

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

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為

吳陵順陵量置官屬廢武氏二陵見上 太平公主為

武攸暨請之也為于偽翻 辛酉更以西城為金仙

公主隆昌為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金仙玉真二觀皆造於京城內

輔興坊玉真觀本竇誕舊宅 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

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乂諫不聽散

竇翻騎 奇寄翻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

事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大夫薛

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

謙光為岐州刺史考異曰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

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為御

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

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為 時遣使按察十道太宗

密州貞外司馬今從舊傳 貞觀

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嘗遣九道巡

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撫使至是分爲十道按察

使以廉按州郡二周 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

六、二、四、十六

通志卷之五十一

十一

青甫

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

武德元年改蜀郡為益州縣州漢涪縣地江左置巴西郡

西魏曰潼州隋開皇改縣州大業初廢州為金山郡唐武德初復曰縣州又武德二年置閩州於閩縣開元十三年更閩州為福州郵音膚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

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雍華同商岐函為京畿洛汝為都畿太子右庶

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備音甫都督專殺生之柄

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

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完音軌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

按察使而已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

文追復其昭容之職而加以謚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

天下時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復扶又翻又如字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

城戍兵三城三受降城也解戶買翻奏減十萬人庚午以中書

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已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去羌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

詣太平公主第朝直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

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

奢事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奢正奢翻今為公主邑司唐公主有邑司令丞掌其主家

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考異曰睿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皇實錄云庚辰御

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真公主邑司事舊紀已卯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

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
督脩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懷貞前為國著今為公
主邑丞非真知邑
司也今從舊紀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

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
闕水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
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守手元振可吏部
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
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
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
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
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

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相息亮翻湜

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

主乃為之并言於上為于偽翻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

請乃從之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

進豔婦於春宮今不取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

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

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返

正用太史公撥亂正語意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

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觀古玩翻下同尼女夷翻

天地垂祐風雨時若若順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

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
之兄壽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
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
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
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
於是人怨神怒眾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
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
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賑津忍翻而為二女
造觀用錢百餘萬緡指言金仙玉真二觀為于偽翻陛下豈可不計
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

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

韋氏之惡去羌呂翻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棄中宗之政乎

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

羣兇羣兇謂韋温宗楚客等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

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凶而

誅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帝追廢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故稱之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宗晉卿為之造第趙履温為之葺園

偽于翻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

為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

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

臣恐人之愁怨不減。齊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朝直遙翻下同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臚陵如翻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襍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襍頭紫衫，唐三品已上之服也。襍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襴袖，標襪說輸芮翻。襍防玉翻。衣於既翻。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

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月

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使。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臨海記：天台山超然

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垂流，千仞時屬台州。唐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其山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

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下風而問道。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

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

雍岐鄠鄩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毛公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

南即終南也關中記曰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

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

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

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此謚廣德元年所定

先天元年是年八月方春正月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

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辛巳睿宗祀南郊

初用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歐陽脩曰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

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

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饗於郊則

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

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也時皆以曾言為然曾言忠

之子也言忠見二百一卷戊子幸澹東水經注霸水北歷藍

田川又左合澹水澹水逕長樂坡西是後韋堅引為廣運潭在京師苑城之東此地又在澹水之東耕

籍田藉在亦翻已丑赦天下改元太極乙未上御安

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

位昏竟不成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戶部尚書岑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月考異曰太上皇寶錄云命皇太子送金

大一月七十四

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
辛酉廢右御史臺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分左右神龍元年為左右
御史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引

為刑部尚書考異曰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白晉州刺史入為尚書今從太上皇睿宗錄

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

不達勿為非分妄求分扶問翻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

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引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

云然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

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

去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按武后聖

訥方自藍田令擢為安東道經略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

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武德六年自營州遷燕州於幽州城中燕因有

翻璡將鄰翻又即刃翻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

孫佺代之佺此緣翻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訥

為并州長史 夏五月益州獠反獠魯皓翻 戊寅上祭

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騎

常侍武攸暨卒卒子恤翻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

亂岑羲有保護之功節愍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與太子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

護得小五十八 癸丑以義為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

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陁貞觀中奚酋可度者內附賜姓李後遂以李為姓酋慈由

翻酺音蒲陁音刑 考異曰 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

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

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契欺訖翻又音

契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

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營州陷見二百

五卷武后萬歲通 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

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

救將即亮翻懦奴 引粟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

山為方陳以自固陳讀 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

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

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

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

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並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官帶

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

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位

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已 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

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復扶又翻 虜追擊之士卒

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

可利脫歸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

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

有刑厄相息亮翻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雍錄曰安國寺在朱

雀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唐會要景雲元年勅捨潛龍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救聽解

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

重事復扶又翻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帝座在中宮華蓋之下心三星中星

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彗祥歲翻又音歲又音遂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

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

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

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

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

入見見賢通翻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

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

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

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

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柩音舊太子流涕而出

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上時掌翻太平公主

勸上雖傳位猶宜自揔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

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舜既禪禹南巡

狩而崩於蒼梧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

兼省之

省悉景翻

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為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為太平公主所構或

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今兩取之

八月庚子夕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

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

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朝直遥翻三品以上除授

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

天貽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巳

於鄭州北置渤海軍莫縣自漢以來屬涿郡唐屬瀛州景雲二年分置鄭州開元十

三年復單用莫字 恒定州境置恒陽軍杜佑曰恒陽軍在恒州城東恒戶登翻

媯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媯居為翻蔚紆勿翻 丙午立

妃王氏為皇后以后父仁皎為太僕卿仁皎下邳人

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為郟王真定王嗣謙為

郟王 以劉幽求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

古為侍中崔湜為檢校中書令 初河內人王琚預

於王同皎之謀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 亡命傭書於江

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諸暨越王允常

故都也自漢以下為縣屬會稽 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

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

主耳用范曄故智為此 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

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鼓翻 太平公主武后之

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

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

不言為患日深為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

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

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盍翻為天下者豈顧小

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

談嘲飛煉謂飛丹砂以鍊丹也舊書載琚之言太子

乃奏為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日與遊

處處昌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

侍從左右侍從左右儉相威儀盡規獻納及即位以為中書侍

郎考異曰鄭祭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

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

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

蒜備饌酒肉霽霽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

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

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

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

戡定禍難累拜為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今從舊傳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

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

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

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

請速誅之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

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

大正冊五

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

上深以為然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

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

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列上時掌翻下

翻為于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封州漢廣信封陽縣地

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

州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

里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峯州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

之金帶遺于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

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

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是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

之封州屬廣桂州都督王峻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子

利貞屢移牒索之索山峻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

峻翻使遣幽求幽求謂峻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

能全徒仰累耳累力固請詣廣州峻曰公所坐非可

絕於朋友者也峻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

求由是得免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辛卯立皇

子嗣昇為陝王陝失冉翻考異曰睿宗實錄作甲

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王后無子

母養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

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驪力 知翻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

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 使疏吏翻種 章勇翻邪音

耶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

號沙陀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

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為墨離軍使太宗

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

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為都督其後

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為沙陀府都督

歐陽脩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

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按野

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

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

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為

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子考于傳記其

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按野古與

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

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

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按野古為幽陵都

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

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按野古

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

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卷已降按

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末微二年處月

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

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

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

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

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

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

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今從之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

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

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 燕因肩翻薊音 甲午以

計將即亮翻

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為中

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

總管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

不行捶撻而事集捶止崇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志

不行志巫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索山既而謂

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撻落蕭

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眾共謫之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春正月乙亥誥衛士自今二十

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騎奇以

吏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 皇帝巡邊改期所募

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復扶竟不成行 二月庚子

夜開門然燈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又追

作去年大酺元年受內禪不及賜天大合伎樂上皇

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帝之後心蓋

所利合釀為歡醪其虛翻合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

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

亡高麗亡見二百一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

盡忠反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禮記曰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蓋東夷之有大姓尚矣種章勇翻祚榮與靺鞨乞四

北羽聚眾東走阻險自固靺鞨音未曷盡忠死武后使將

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

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土護真河北三百里祚榮逆戰楷固大

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眾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

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帥讀曰率祚榮

驍勇善戰驍堅堯翻下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

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勝音升自稱振國王附于

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

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岌及翻祚榮遣子入侍至

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

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靺鞨自此盛矣始去靺鞨專號渤海庚申敕

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三月辛巳皇后

親蠶舊制有皇后祀先蠶親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錦衣唐制皇后親蠶服鞠衣黃

羅為之考異曰夕宗實錄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其誤云正月辛巳

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

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夕宗實錄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

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

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

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

佞邪好呼到翻惡鳥路翻下同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

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

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

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

忤五故翻去羌呂翻下除去同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

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

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

善矣上覽而善之 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先悉薦翻夏五

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閑月謂農功畢入之後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注曰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 據考異則通鑑正文當改丙

辰為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

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考異曰唐麻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

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義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

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為宰相或文武之

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麻不數象先耳

臣太平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

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雍於用翻左羽林大將軍常

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

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慧

範等謀廢立峻翻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

毒進於上陶弘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葉

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子為

衛其苗為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沈括

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

熟而落返從幹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

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

理本草圖經曰赤箭莖中空依半而上貼莖微有尖

葉梢頭生成總開花結子如豆粒大其子至夏不落

却透虛入莖中潛生土內晉德良之孫也德良長平王叔良之

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數所王琚言於上曰事

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意欲上斷割遺于季翻君臣之禮當言獻佩刀此荆

因舊史成文失於改定耳斷丁亂翻荆

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

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

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

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

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

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

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

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

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

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夕宗

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夕宗錄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時

上

於武德殿受羣臣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
朝故宮突入為變
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
自北門言之曰南牙
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

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
景雲初以左右萬騎與左右
羽林為北門四軍置左右龍
武將軍以領萬
騎位從三品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

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
乘繩證翻內給事屬
內侍省從五品下掌
判省事元正冬至羣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
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

中書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
姜暮見一
百八十四
卷隋恭帝
義寧元年令問靖弟客師之孫
李客師亦
有戰功守一仁皎

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潘州古西甌駱越地漢屬合浦
郡界江左置定州郡隋廢郡為
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
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為名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

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
西內太極
殿北曰朱
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虔化
之東曰武德西門門內則武德殿召元楷慈先斬

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
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內
客省在焉中書省在太
極門之右膺福猷
皆中書省官也執至忠義於朝堂
東西朝堂在承
天門內分左右

朝直皆斬之
考異曰少宗實錄作乙丑按僉載七
月三日誅常元楷今從睿宗上皇實錄
唐曆新舊本紀舊王瑤傳瑤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
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
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令侍御史任知
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瑤等從少宗至

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
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
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
即斬於闕下還至承天門執岑羲蕭至忠斬於朝堂
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
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事今從少宗實錄朝野僉載

大一百五十四
通鑑二百一
廿九
姚君實

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没亥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衛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睿宗大喜今擇其可信者取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縊於計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考異曰舊本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曆亦無乙丑下誥唯亥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書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唐六

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內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

日乃出賜死于家考異曰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

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錄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

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數所賜姓

李官爵如故崇簡即崇暕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

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

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姓譜本自有厲姓漢有魏郡太守義

陽侯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

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

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舊志

竇州至京師水陸六千一百二里藏用流瀧州瀧閭新興王晉臨刑

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

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荆

州舊志荆州京師東南一千七百里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

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

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

公主曰廢長立少宋王成器長也長已為不順且又

失德若之何不去去羌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

言上平內難有大功於天下國家無罪不可廢象先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

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乃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

信哉論語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

眾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治直之翻然未嘗自言

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惡烏或

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已巳

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

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監古初太宗定制內侍省

不置三品官內侍省內侍四人以文次黃衣廩食守

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

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嬖

義翻又博計翻衣於既翻下同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力士馮盎

曾孫也聖

麻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闕兒曰金剛曰力士
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高姓既壯為宮闈丞帝在
潘力士傾心附結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

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
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衣去聲壬申

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乙亥以左丞
張說為中書令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

罷為益州長史劔南按察使使疏八月癸巳以封州
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丙辰突厥

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
南和縣主妻之妻七細翻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相息亮翻上即位於

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
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

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唐六典曰漢率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晉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衛禁防漏刻鍾鼓更工衡翻令嶠隨暢之官庚午以劉幽求同中

書門下三品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去年春廢

京畿縣令唐京城兩赤縣為京畿縣內諸縣為畿縣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品下見賢冬十月辛卯引見

遍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己亥上幸新豐癸卯

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

亘古鄧翻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燾下將斬

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

不可殺乃流新州舊志新州去京師五千五百一十二里斬給事中知禮

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

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

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懼失次懼少涉翻

惟左軍節度薛訥時講武分左右軍朔方道大摠管

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解戶買翻

騎奇寄翻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此即新豐界之

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

大夫趙彥昭彈之彈徒丹翻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

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摠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

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

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首式

又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使疏吏翻既至上方獵引

見見賢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

源以為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

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

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於渭濱

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於驪山謂所

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觀元崇必

為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

父即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
 達公然之輒効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河東
 揔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慙
 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崇文武全材即其人
 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
 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馬首上曰卿
 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日不知書唯以
 射獵為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
 將相無為自弃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
 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
 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
 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
 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
 顧訝焉至頓上命宰相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
 而不謝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
 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
 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
 深心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
 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
 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

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矣矣又曰武氏諸親猥
 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
 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負外等
 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
 幸之徒冒犯憲網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
 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
 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
 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
 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觀之心即不安而
 况敢為者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
 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
 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
 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
 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竇閻梁
 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陛下書之于史
 冊未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
 真可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
 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

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座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託競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姚崇始相武后後緣邊相睿宗今復為相

屯戍斥侯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

治直之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

唯于癸翻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

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此即前所獻十事之二三也

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異曰考

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為何官若郎中負外郎則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將又不敢

必故仍用舊文 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

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揔萬機宰臣奏事當

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朝直遙翻上曰朕任元之

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

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唐世凡機事皆使內臣宣旨於宰相為元之

道上語偽為于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

拾遺曲江張九齡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德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

州貞觀元年改韶州 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

諂躁進純厚遠于願翻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擲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

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狄翻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

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

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

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

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從才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

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

姚元之聞之曰樂布之儔也樂布哭及為相擢為尚

書郎 已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摠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羣臣上表請

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上時中

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

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

王琚權譎縱橫之才見賢遍翻使疏吏翻可與之定

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是月命琚兼御

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考異曰朝野僉

為中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

諂媚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內切齒吾恐汝家

墳隴無人守之琚慙懼表請侍母上初大怒後許之

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母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接

行天兵以比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十二月庚寅赦

天下改元開元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

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

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隋以京守為牧武德

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閣以長史知府事至是改為府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摠府事魏晉以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至是改為少尹從四品下雍於用翻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

敕都督刺

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

東內有左右側門左

右側門之外即金吾左右仗

姚崇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

詣岐王申款也

款誠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

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

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

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

考異曰松

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右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觀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靳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說憂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

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皆曰未足解公之難又凝
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
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
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
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
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
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
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
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
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

紫微黃門平章事

據十三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七葉半補十三字去三字改八字

精貞頻躬慎謹章德頑銜驚培恒為字不成三月二十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據宋十一行二十三字按日前校者以〇微三回五月廿三日
據明孔天胤本校成辰七月二十六日亥刻

另松宋本校

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皆曰未足解公之難又疑
 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
 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
 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
 為贊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
 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
 早公主上謂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
 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
 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
 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

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七葉半補十二字去三字改八字

精貞頗躬慎謹言德禎徵驚培恒為字不成三月二十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據宋十一行二十一字校同前校者以〇微三曰五月廿三日
 據明孔天胤本校戊辰七月二十六日亥酉刻

